

「您好，又見面了。上次的事情怎麼樣了呢？想必很有趣吧。啊對了，這一次不知道您有沒有興趣？聽村里的砍柴人說最近森林裡總會聽見陰森可怖的聲音說：『萵苣、萵苣，把你的頭髮垂放下來。』嚇得他跑回村子裡呢，但我聽到滿想笑的、呵呵...總之，又是一起事件呢，不知您是否有興趣呢？」

— — — — —

「嗚哇——是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啊」搔了搔帶著貝雷帽的頭，我用力的將嘴裡的棒棒糖給咬碎。

一邊尋找著高塔，一邊細咬著棒棒糖，習慣性的開始自言自語起來：「離高塔還要走多久啊？以為很近的說...。」

良久，看到的不是找尋以久的地方，而是一片清澈的湖泊。將隨身攜帶的包包隨手丟到一旁的大石頭上，我撿起一顆小石頭作勢丟上湖面，想來個精采的蜻蜓點水。

正要丟出去的瞬間，「那個.....不、不好意思打擾了！」

「疑？」

發出了個單音節，我回過頭望向聲音來源。是個女孩子。金黃色長髮被灑下來的陽光滋養，閃爍的亮點十分漂亮。

直盯著她覆蓋著大地的長髮，我皺了皺眉頭，開口道：「妳的頭髮很漂亮，這樣拖著地板不就髒了嗎？還有有什麼事情？」

這湖的四周，撇開突然出現的少女不講，這裡很明顯的只有我一個，因此很確定她在叫的對象正是想要玩蜻蜓點水的自己。

「不好意思、不好意思.....，嗚嗚嗚.....嗚、我不、我不是故意打擾嗚.....。」

本來以為對方能正常的告訴自己找自己有什麼事情，沒想到對方的眼淚就這樣撲簌簌的顆顆落地，我沒做什麼事情吧！

害怕一個不小心驚動到對方，我膽怯的問道：「.....喂，妳為什麼要哭啊？」

稍等片刻，回答我的卻只是陣陣的哭泣聲。

這女人真的是.....。皺著眉頭，原本想玩蜻蜓點水的心情霎時煙消雲散，我將石頭丟進湖裡，提起被扔在一旁的書包，打算再踏上尋找高塔的旅程。

「疑？等等！等等我啊！」收起了眼淚，少女跑向將要離去的我。額冒青筋，我帶著些許不快的再次問到：「妳到底有什麼事情？」

「嗚……我……」

未等對方說完，我直接轉身離開。真是的，要說就在那邊哭，要走還不讓我走！想到這，不快的指數大概又上升了兩三度左右吧。

見這次我沒有要回頭的打算，少女對著我大喊：「叫你等等了啊！」

話完。有東西纏上了我的身體，就像捆準備扔掉的舊報紙一樣將我捆了起來。沒有人類的體溫，更不是被雙手環抱的觸感，限制我行動的是一絲絲像線一般的東西。

為了要確認那到底是什麼東西，我低下了頭確認……

「——疑？這、這不是頭髮嗎？」好奇更勝於驚恐，沒錯，現在將我捆起來的正是剛剛那名叫我停下來，回答我的問題時卻在哭泣的少女的秀髮。

「叫你等我了嘛！」穿着玻璃鞋的少女跺了跺腳，手插著腰怒視著我。

看著被她用力踩下的地板，我哀怨的說道：「小姐啊，叫住我的是妳，回答我問題時，哭的也是妳啊！」

「唔，因為你看起來很不開心嘛……，雖然說一開始是因為害怕才哭的……。」

「……。」

「其、其實是有事情想拜託的！」少女有些激動的說，在此同時，纏繞著我的金黃色頭髮隨著她的情緒起伏而束的更緊，我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莫大的威脅。

「咳、咳咳咳咳！哈……我、我快被妳勒死了啦！」

「真的非常對不起——！」驚慌失措的她，勒了又更緊了。

啊……明明才剛來到村子，也認識了許多不錯的人。這次第一次的委託，就要死在這裡了嗎……？而且還是被頭髮勒死，還真是一點都不帥……疑？等等，我才不要不帥的死去！

用盡所有力量，將隨身攜帶的小刀從口袋取出，一想到自己會不帥的死去，二話不說將頭髮給砍斷。只見頭髮一截截的落下，我正眼對上因自己的舉動而感到詫異的少女。

「人、人家的頭髮啊！」少女一臉驚恐的看向離開自己落至地面的頭髮，大聲叫著。

「有事委託還攻擊委託人太過分了吧！還有為什麼是找我啊？我現在要去找高塔耶！」一臉不悅的罵著少女，一不小心就將自己的行程說了出去。

「高塔？你要去高塔？」

她疑惑的眼神對上了我，我點了點頭，說：「委託。」

「那就是我要拜託你的事情！」似乎忘記方才才被割掉頭髮的事實，少女繼續說道：「我本來、我本來住在高塔上！」

「疑？」

* * * * *

事情是這樣的。

巫婆將我抓進了高塔關了起來，她是這麼說的：

「妳的父母偷走了我的東西，妳是那些東西的替代品。不過，這也算便宜了妳，你的父母又土又窮，甚至還會偷東西！我可是經過他們『同意』才將妳抓來的。妳在這裡穿得暖吃得飽住的也舒適，不算壞吧？順帶一提，妳父母似乎絲毫不在意。」

原先我也不太相信巫婆的話，但是她帶著我偷偷去了父母的住所，我親眼看見父母真正的醜態！此時的我除了厭惡還是厭惡了。

我跟著巫婆回到了高塔，她將大門從內鎖了起來，她說：

「妳的頭髮就讓她繼續留吧，別剪斷了！以後，我會從塔下換妳的名叫妳把長髮放下來拉我上去，妳無需下樓開門，更何況走樓梯是很累人的！」

我點了點頭，同意巫婆說的話，尤其是後者。

之後我一直孤單的在高塔生活著，巫婆有時會來補充食物陪我玩，但是我還是感到孤單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聽見了不同的聲音，那道聲音也示意著要我把頭髮放下去，我照做了。

映入眼簾的是綠法的少女，她道：「妳好，我是萵苣！」

「疑……？妳好？」

她露出大大微笑，將我拉至窗邊，「妳在這裡過得好幸福噢～什麼都不用煩惱呢！啊、對了！我是妳爸媽叫來的。在我還是萵苣的時候被妳爸媽給偷走了，現在他們叫我把自己跟妳換回去，所以啦——還請您回去過乞丐般的生活呢。」

語畢，萵苣將我從高塔上推了下來，好在我不算人類頭髮可以憑著自己的意志行動，在我摔落至地面前用了頭髮當作墊子才得以保住一命。

* * * * *

「這是所謂的八點檔劇情嗎？爭奪高地位而互相殘殺的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餘光驚見少女滴下的眼淚，意識到自己說的話太過分才改口說道：「咳，既然是同樣的，那我會幫忙的。妳想回到高塔上吧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對上了少女堅定的眼神，我笑了笑，將短刀丟給了她，道：「去跟她一決勝負，然後搶回高塔！」

在前往高塔的途中，也遇見了許多問題，譬如說少女的頭髮勾到了樹枝、小松鼠爬上了少女的頭上、被她自己的頭髮給絆倒……等，全部都是她的頭髮……。

「我說啊！前往高塔的途中所遇到的問題都是妳的頭髮！」

不悅的看向少女，生氣的說出自己現在的心情。

「真的很對不起——！高、高塔就在前面了，請跟我來！」像是怕再被我斥喝的模樣，少女跑了起來。絲毫沒發現自己的頭髮又悄悄的勾上了樹枝……。

「嗚哇！」

「妳這笨蛋啊——！」

「對不起——！」

費盡了千辛萬苦，終於抵達了今天的目的地——高塔。

「這就是那高塔啊？還真的有些高……我想想，那時候愛麗絲說了些什麼呢……。」自顧自的陷入了短期的沉思，絲毫沒發現少女早已將上去的話語說了出來。

「萵苣、萵苣，請把你的頭髮垂放下來～」

不久，綠色的頭髮從窗戶上被垂放了下來，少女什麼也沒說的就爬了上去。

我記得好像是……萵苣、萵苣，把你的頭髮垂放下來？

「對！我想起來了，那句話是……」抬起頭，原先站在自己身旁的少女早已消失不見，取而代之的是連結高塔窗戶的一頭綠色長髮。

「欸？我被拋棄了嗎？」自知自己的存在被少女給遺忘了，搔了搔帶著貝雷帽的頭，我爬了上去。

才剛抓住了窗沿，看向塔內，映入眼簾的是……

「哈哈哈哈哈——誰叫妳要跟我搶這座高塔，這些美麗的生活！」

是少女將綠髮少女壓制地面，準備割掉後者頭髮的場景。

「等等，等等！別割斷啊！我會摔死的！」

像是沒聽見我的聲音，少女硬生生的將我最後的生命頭髮給切斷了。被切斷的頭髮落至高塔下，而拉著頭髮的我當然也是跟著掉了下去。

啊，我要死掉了嗎？因為少了頭髮而摔落至地面死掉嗎？一點也不帥啊……。

我才不要這樣死掉——！

「碰——！」

睜開了雙眼，看見的是一片蔚藍的天空，「我……還活著？」舉起了右手，纏繞著手的是綠色頭髮。

我差點死在頭髮，卻被頭髮所救。剛剛那為金黃色頭髮的少女啊……

——請妳把我的小刀還給我，我已經沒有錢買刀了。

— — — — —

「故事就是這樣啦！」少年調整了一下頭上的貝雷帽，繼續說道：「我說的都是真的！這過程中，除了新鮮以外只有悲傷了……。」

「啊……金黃色頭髮的少女啊，我的小刀啊。」抱著空空如也的錢包，少年哀嘆的說著。不生蛋的地方啊」搔了搔帶著貝雷帽的頭，我用力的將嘴裡的棒棒糖給咬碎。

一邊尋找著高塔，一邊細咬著棒棒糖，習慣性的開始自言自語起來：「離高塔還要走多久啊？以為很近的說……。」

良久，看到的不是找尋以久的地方，而是一片清澈的湖泊。將隨身攜帶的包包隨手丟到一旁的大石頭上，我撿起一顆小石頭作勢丟上湖面，想來個精采的蜻蜓點水。

正要丟出去的瞬間，「那個……不、不好意思打擾了！」

「疑？」

發出了個單音節，我回過頭望向聲音來源。是個女孩子。金黃色長髮被灑下來的陽光滋養，閃爍的亮點十分漂亮。

直盯著她覆蓋著大地的長髮，我皺了皺眉頭，開口道：「妳的頭髮很漂亮，這樣拖著地板不就髒了嗎？還有有什麼事情？」

這湖的四周，撇開突然出現的少女不講，這裡很明顯的只有我一個，因此很確定她在叫的對象正是想要玩蜻蜓點水的自己。

「不好意思、不好意思……，嗚嗚嗚……嗚、我不、我不是故意打擾嗚……。」

本來以為對方能正常的告訴自己找自己有什麼事情，沒想到對方的眼淚就這樣撲簌簌的顆顆落地，我沒做什麼事情吧！

害怕一個不小心驚動到對方，我膽怯的問道：「……喂，妳為什麼要哭啊？」

稍等片刻，回答我的卻只是陣陣的哭泣聲。

這女人真的是……。皺著眉頭，原本想玩蜻蜓點水的心情霎時煙消雲散，我將石頭丟進湖裡，提起被扔在一旁的書包，打算再踏上尋找高塔旅程。

「疑？等等！等等我啊！」收起了眼淚，少女跑向將要離去的我。額冒青筋，我帶著些許不快的再次問道：「妳到底有什麼事情？」

「嗚……我……」

未等對方說完，我直接轉身離開。真是的，要說就在那邊哭，要走還不讓我走！想到這，不快的指數大概又上升了兩三度左右吧。

見這次我沒有要回頭的打算，少女對著我大喊：「叫你等等了啊！」

話完。有東西纏上了我的身體，就像捆準備扔掉的舊報紙一樣將我捆了起來。沒有人類的體溫，更不是被雙手環抱的觸感，限制我行動的是一絲絲像線一般的東西。

為了要確認那到底是什麼東西，我低下了頭確認……

「——疑？這、這不是頭髮嗎？」好奇更勝於驚恐，沒錯，現在將我捆起來的正是剛剛那名叫我停下來，回答我的問題時卻在哭泣的少女的秀髮。

「叫你等我了嘛！」穿著玻璃鞋的少女跺了跺腳，手插著腰怒視著我。

看著被她用力踩下的地板，我哀怨的說道：「小姐啊，叫住我的是妳，回答我問題時，哭的也是妳啊！」

「唔，因為你看起來很不開心嘛……，雖然說一開始是因為害怕才哭的……。」

「……。」

「其、其實是有事情想拜託的！」少女有些激動的說，在此同時，纏繞著我的金黃色頭髮隨著她的情緒起伏而束的更緊，我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莫大的威脅。

「咳、咳咳咳咳！哈……我、我快被妳勒死了啦！」

「真的非常對不起——！」驚慌失措的她，勒了又更緊了。

啊……明明才剛來到村子，也認識了許多不錯的人。這次第一次的委託，就要死在這裡了嗎……？而且還是被頭髮勒死，還真是一點都不帥……疑？等等，我才不要不帥的死去！

用盡所有力量，將隨身攜帶的小刀從口袋取出，一想到自己會不帥的死去，二話不說將頭髮給砍斷。只見頭髮一截截的落下，我正眼對上因自己的舉動而感到詫異的少女。

「人、人家的頭髮啊！」少女一臉驚恐的看向離開自己落至地面的頭髮，大聲叫著。

「有事委託還攻擊委託人太過分了吧！還有為什麼是找我啊？我現在要去找高塔耶！」一臉不悅的罵著少女，一不小心就將自己的行程說了出去。

「高塔？你要去高塔？」

她疑惑的眼神對上了我，我點了點頭，說：「委託。」

「那就是我要拜託你的事情！」似乎忘記方才才被割掉頭髮的事實，少女繼續說道：「我本來、我本來住在高塔上！」

「疑？」

* * * * *

事情是這樣的。

巫婆將我抓進了高塔關了起來，她是這麼說的：

「妳的父母偷走了我的東西，妳是那些東西的替代品。不過，這也算便宜了妳，你的父母又土又窮，甚至還會偷東西！我可是經過他們『同意』才將妳抓來的。妳在這裡穿得暖吃得飽住的也舒適，不算壞吧？順帶一提，妳父母似乎絲毫不在意。」

原先我也不太相信巫婆的話，但是她帶著我偷偷去了父母的住所，我親眼看見父母真正的醜態！此時的我除了厭惡還是厭惡了。

我跟著巫婆回到了高塔，她將大門從內鎖了起來，她說：

「妳的頭髮就讓她繼續留吧，別剪斷了！以後，我會從塔下換妳的名叫妳把長髮放下來拉我上去，妳無需下樓開門，更何況走樓梯是很累人的！」

我點了點頭，同意巫婆說的話，尤其是後者。

之後我一直孤單的在高塔生活著，巫婆有時會來補充食物陪我玩，但是我還是感到孤單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聽見了不同的聲音，那道聲音也示意著要我把頭髮放下去，我照做了。

映入眼簾的是綠法的少女，她道：「妳好，我是萵苣！」

「疑……？妳好？」

她露出大大微笑，將我拉至窗邊，「妳在這裡過得好幸福噢～什麼都不用煩惱呢！啊、對了！我是妳爸媽叫來的。在我還是萵苣的時候被妳爸媽給偷走了，現在他們叫我把自己跟妳換回去，所以啦——還請您回去過乞丐般的生活呢。」

語畢，萵苣將我從高塔上推了下來，好在我不算人類頭髮可以憑著自己的意志行動，在我摔落至地面前用了頭髮當作墊子才得以保住一命。

* * * * *

「這是所謂的八點檔劇情嗎？爭奪高地位而互相殘殺的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餘光瞥見少女滴下的眼淚，意識到自己說的話太過分才改口說道：「咳，既然是同樣的，那我會幫忙的。妳想回到高塔上吧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對上了少女堅定的眼神，我笑了笑，將短刀丟給了她，道：「去跟她一決勝負，然後搶回高塔！」

在前往高塔的途中，也遇見了許多問題，譬如說少女的頭髮勾到了樹枝、小松鼠爬上了少女的頭上、被她自己的頭髮給絆倒……等，全部都是她的頭髮……。

「我說啊！前往高塔的途中所遇到的問題都是妳的頭髮！」

不悅的看向少女，生氣的說出自己現在的心情。

「真的很對不起——！高、高塔就在前面了，請跟我來！」像是怕再被我斥喝的模樣，少女跑了起來。絲毫沒發現自己的頭髮又悄悄的勾上了樹枝……。

「嗚哇！」

「妳這笨蛋啊——！」

「對不起——！」

費盡了千辛萬苦，終於抵達了今天的目的地——高塔。

「這就是那高塔啊？還真的有些高……我想想，那時候愛麗絲說了些什麼呢……。」自顧自的陷入了短期的沉思，絲毫沒發現少女早已將上去的話語說了出來。

「蒿苳、蒿苳，請把你的頭髮垂放下來～」

不久，綠色的頭髮從窗戶上被垂放了下來，少女什麼也沒說的就爬了上去。

我記得好像是……蒿苳、蒿苳，把你的頭髮垂放下來？

「對！我想起來了，那句話是……」抬起頭，原先站在自己身旁的少女早已消失不見，取而代之的是連結高塔窗戶的一頭綠色長髮。

「欸？我被拋棄了嗎？」自知自己的存在被少女給遺忘了，搔了搔帶著貝雷帽的頭，我爬了上去。

才剛抓住了窗沿，看向塔內，映入眼簾的是……

「哈哈哈哈哈——誰叫妳要跟我搶這座高塔，這些美麗的生活！」

是少女將綠髮少女壓制地面，準備割掉後者頭髮的場景。

「等等，等等！別割斷啊！我會摔死的！」

像是沒聽見我的聲音，少女硬生生的將我最後的生命頭髮給切斷了。被切斷的頭髮落至高塔下，而拉著頭髮的我當然也是跟著掉了下去。

啊，我要死掉了嗎？因為少了頭髮而摔落至地面死掉嗎？一點也不帥啊……。

我才不要這樣死掉——！

「碰——！」

睜開了雙眼，看見的是一片蔚藍的天空，「我……還活著？」舉起了右手，纏繞著手的是綠色頭髮。

我差點死在頭髮，卻被頭髮所救。剛剛那為金黃色頭髮的少女啊……

——請妳把我的小刀還給我，我已經沒有錢買刀了。

— — — — —

「故事就是這樣啦！」少年調整了一下頭上的貝雷帽，繼續說道：「我說的都是真的！這過程中，除了新鮮以外只有悲傷了呢……。」

「啊……金黃色頭髮的少女啊，我的小刀啊。」抱著空空如也的錢包，少年哀嘆的說著。